



WORLD
WARCRAFT
MIDNIGHT

阿曼尼的传承

GRAHAM ROSWELL

故事

GRAHAM ROSWELL

插图

MATT HUBEL

编辑

CHLOE FRABONI

设计与美术指导

COREY PETERSCHMIDT, CHEUNG TAI

剧情顾问

SEAN COPELAND

故事顾问

ABIGAIL MANUEL

创意顾问

RAPHAEL AHAD, CHRIS METZEN,
STACEY PHILLIPS, KOREY REGAN

制作

BRIANNE MESSINA, ANASTASIYA NALYVAIKO,
TAKAYUKI SHIMB

特别鸣谢

VALERIE STONE, NATALIA HINDS

翻译

暴雪中国本地化团队



© 2026 Blizzard Entertainment, Inc. Blizzard and Blizzard Entertainment 标志是暴雪娱乐公司在美国或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暴雪娱乐发布。

本故事为虚构作品。其中涉及的姓名、人物、地点和事件皆为作者或美术师想象或虚构的产物，如与真实人物（在世或过世）、企业、事件或地点存在雷同之处，皆纯属巧合。

暴雪娱乐不对作者、第三方网站或其内容享有任何控制权，也不为其承担任何责任。

烟灰、钢铁与泥土混杂成一股刺鼻的气味，充斥着整间屋子。火光映照在一张张肃穆的面孔上，仿佛阴影与火焰交织而成的画布。祭坛顶端的火堆噼啪作响，与金杜鲁低沉的吟唱交相呼应。

神灵代言人的身影在火光中摇曳。他面前矗立着一尊古老的巨鹰石像，双翼舒展，神情高贵，仰首凝望屋顶之上的天空。那是埃基尔松，风暴与天空之母。她曾是阿曼尼部族的保护神，如今却已音信全无。她已将子民遗忘。

尽管如此，金杜鲁仍然起舞。他踏着只为他一人敲响的鼓点，在坚实的泥土地面上腾跃旋转，双手交叠，高举过头，然后猛然展开，仿佛下一刻便要振翅高飞。

祖尔加拉跪坐在侧，看着叔叔以舞蹈供奉神灵，用歌谣赞美埃基尔松，祈求那永远不会降临的祝福。

*浪费时间。*她心底有个声音小声说道。

伴随着一声悠长的吟诵，金杜鲁结束了祈祷。他从祭坛上取下一个木碗，高高举起，献给神灵，祈求赐福。随后，他向巨鹰神像深深鞠了一躬，转身望向祖尔加拉。

她不由自主挺直了脊背。她跪在泥土中，双手摊开，身体前倾，竭力让自己一动不动。但愿仪式能尽快结束。

“埃基尔松！”金杜鲁高声呼喊，“我们选中这位女儿，在她身上画下您的印记。”他伸出手指，在碗中蘸了一下，将深红色的颜料涂上祖尔加拉的手臂、肩膀和脖颈。

“你和你母亲一模一样。”金杜鲁一边画，一边低声说道，“但你眼神里有你外祖父的凶猛，一样地锐利，一样地危险。”

愤怒如毒药般灼烧着祖尔加拉的内脏：“我跟他一点都不像。”

金杜鲁仔细端详着她，笑意淡了几分。她跪在仪式的正中央，火把烟雾缭绕，在她周围形成一个圆环，空气中满是烟灰和仪式油料的呛人气味。

神灵代言人的声音再次响起：“伟大的鹰神啊，请以您的羽翼庇护她的心灵、身体和灵魂，赐予她力量和智慧。请您守护她、指引她，让她能够领导族人。”他伸出另一只未蘸颜料的手，按在她头顶，“祖尔加拉，祖尔金的血脉后裔，你将成为阿曼尼部族的酋长。”他的语调庄重严肃，但微微上扬的嘴角泄露了内心的骄傲。

“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非得让她继位。”祖尔加站在火圈之外，和母亲并肩而立，“我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退位。”

“那是你故意不去明白。”扎拉玛酋长从紧抿的嘴角挤出一句话。

祖尔加拉心中涌起一阵烦躁。母亲的冷硬回答，让她深有同感。弟弟为什么总爱挑起这些不合时宜的话题，就像在戳别人的伤口？为什么偏偏要挑现在？这场仪式本该是家族庆贺的日子。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见证她继承酋长之位；可此刻的气氛，却紧绷得如同拉满的弓弦。

扎拉玛继续说道：“你担心你姐姐。但她很强大。比我更强。”

祖尔加拉的意志力并不薄弱，可她用尽全力克制自己，才能忍住不去看母亲身上的伤口。扎拉玛把斗篷裹得很紧，将烧伤的痕迹全部遮掩在下面。她又说道：

“她的力量，足以让其他部族打消挑战的念头。”

“难道你做不到吗？”祖尔加反驳道，“那个强大的扎拉玛，能在深夜里独自击败一个纳拉丁，带着满身血迹和荣耀的伤痕回到家中。嗯？”

几个星期前，母亲的车队在村庄附近遭遇了游荡于森林中的巨型怪物。怪物挥舞着燃烧的树干，打断了她的肋骨，砸碎了她的一条腿。如此严重的烧伤，即便是最强大的巨魔也难以自愈。

“更别提你过往的那些事迹了。”祖尔加啧了一声，他的声音把祖尔加拉一下子拉回现实，“这还不够吗？”

的确，很少有巨魔能与母亲相匹敌。但祖尔加拉也逐渐闯出了属于自己的名声，而不再只是作为“扎拉玛的女儿”为人所知。她的战斗能力毋庸置疑：无论是在训练场上还是野外行动中，她都经受住了考验；在侦察任务和边境的小规模冲突里，她更是守护了部族仅剩的、尚未被夺走的领地。

扎拉玛抬起手，搭在儿子肩上：“不必替我辩解，我的名誉无需捍卫。但我现在的伤势……恐怕再也无法痊愈。”她紧了紧斗篷，“如果我留在酋长的位置上，遭到挑战，然后落败……”她不需要把话说完。在场的人都明白，这对家族、对整个部族来说，意味着什么。

祖尔加抿紧了獠牙周围的嘴唇：“但你可以——”

“够了，加。”祖尔加拉没耐心继续听弟弟发表反对意见，“事已至此，这是一开始就注定好的。”

祖尔加低低头，表示服从。他无法反驳这个事实：她是家中的长女，这是她必须要走的路。

争执期间，金杜鲁始终站在一旁，沉默不语。他向来都是这样。此刻，他清了清喉咙：“说完了吧？”

扎拉玛喷了一声，示意他们继续。

祖尔加拉看向叔叔。

“如我所说，”他再次将手按在她头顶，“祖尔加拉，祖尔金的血脉后裔，你将成为阿曼尼部族的酋长。站起来，证明你配得上这个身份。”

祖尔加拉站起身，只感到双腿发麻，膝盖几乎不听使唤。她能想象出叔叔喋喋不休的样子，感叹在他那个年代，人们跪上几个小时都不成问题。“现在的年轻人，都没人祈祷了。”

那是因为，已经没有神灵来聆听我们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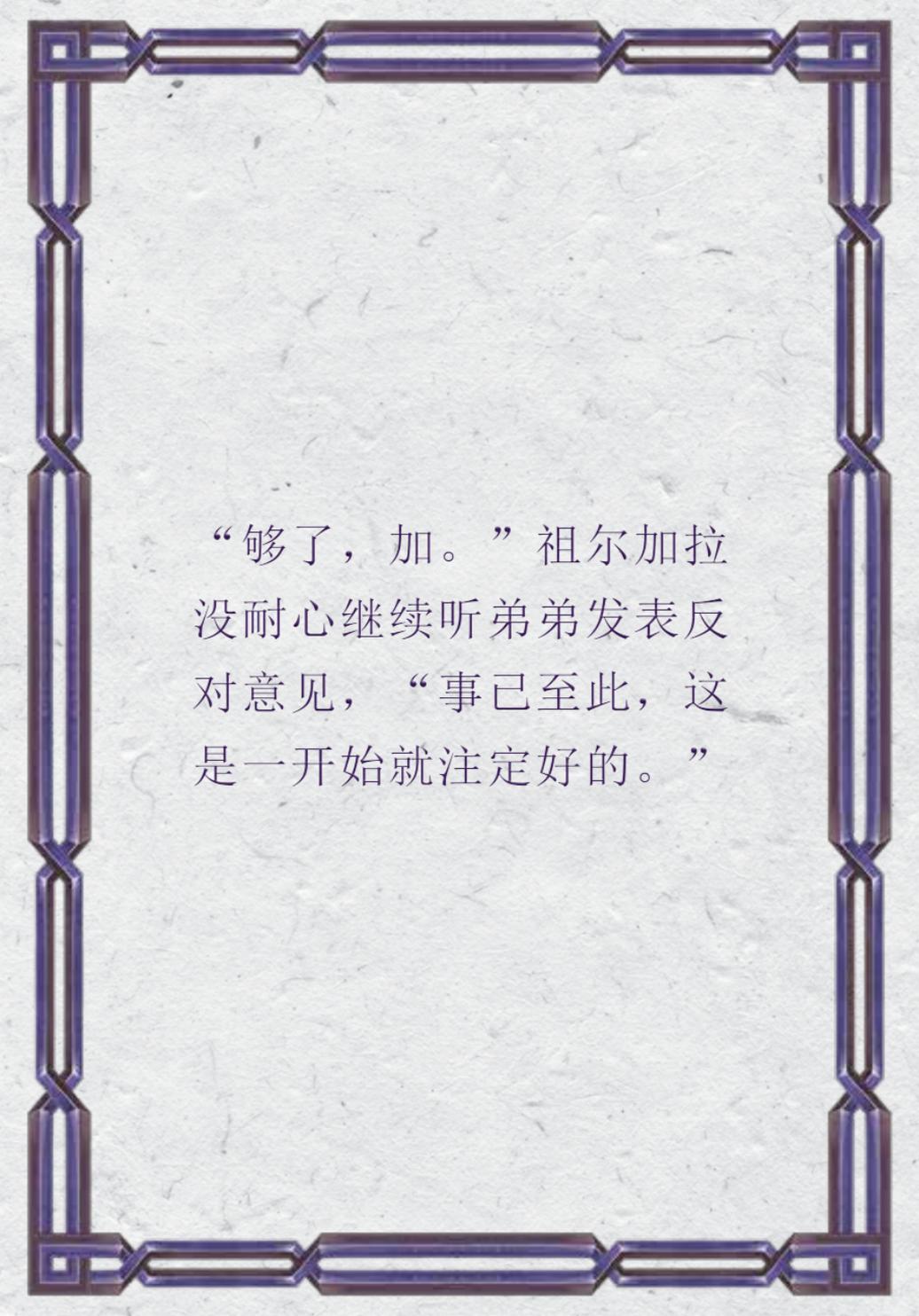
仪式结束了。他向后退开，躬身说道：“代代相传，薪火永承。”

扎拉玛走到女儿面前，抬起沾着颜料的手掌。斗篷滑落，露出仍未愈合的伤口和狰狞扭曲的皮肤。看到这一幕，祖尔加拉的五脏六腑仿佛被撕裂般疼痛。

扎拉玛的手很稳。她移动手指，在女儿脸上画下自己的印记，也在她的命运中留下了刻痕。

从母亲眼中，祖尔加拉似乎捕捉到了一缕柔情、一丝宠爱。紧接着，那些感情便消失无踪。

“各部族都在等我们了。”扎拉玛说着，拾起战斧。这把武器形状硕大，斧刃前端布满了手指长短的尖刺，挥舞起来如火焰般猛烈。战斧的重量让她跟踉了一下，祖尔加拉和金杜鲁同时伸出手去搀扶，就连祖尔加也向前迈出一步。但扎拉玛挥挥手，制止了他们。她挺直脊背，昂起头，调整好了姿态：“去迎接阿曼尼的未来吧。”



“够了，加。”祖尔加拉
没耐心继续听弟弟发表反
对意见，“事已至此，这
是一开始就注定好的。”



从埃基尔松神龛到会议厅的路程并不算远。一座吊桥悬挂在两座最高的小山之间，将二者连接起来，阿曼尼扎村便坐落在小山周围。许多被精灵的刀剑与魔法赶出家园的巨魔，最终来到了这座村庄。殖民者及其盟友侵略阿曼尼的领土，夺走土地，迫使居民背井离乡——如果他们还没被杀死的话。而在这里，在埃基尔松之峰的庇护下，他们得以喘息。这里曾是帝国的疆域，受到洛阿神灵的眷顾。幸存者在此休养生息，然后继续踏上下一段旅程，或者索性留下。

伟大的城市曾经遍布帝国的版图，而正是在那些城市的阴影中，阿曼尼的族群延续至今。祖尔加拉从未亲眼见过那些城市，但长者们讲述的故事化作砖瓦，在她的梦中筑起恢宏的城池。

她和弟弟年幼时，叔叔与母亲偶尔会谈起过去。那时，洛阿神灵仍栖居在神庙之中，神灵代言人为数众多，能够在诸多事宜上求得神灵的祝福——大到新酋长的就任，小到婴儿的降生。族人会在各种场合向神灵祷告：进食前、远行前、拜访亲友前、播种与收割前，甚至在为游戏和竞赛下注之前。对神灵的敬畏，浸透在阿曼尼巨魔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们确实受到祝福。”金杜鲁这样说时，目光飘向远方，眼神中满是赞叹与期冀。

可现在呢？也许有人会说，阿曼尼巨魔仅是活着，就该感到庆幸了。

一路上，祖尔加拉注意到，有些陌生的面孔融入到了族人当中。称之为“融入”或许不太恰当。来访者大多各自成群，形成一个个小圈子，只有少数巨魔愿意离开同伴，与他人交谈。枯木部族的深棕色护甲与苍白面纹格外醒目；而暗松部族明亮的黄色与橙色，以及邪枝部族鲜艳的蓝色和绿色，同样一眼便能辨认出来。他们面具上的白骨尤其显眼。

老实说，在绿皮肤的族人之间，白色面孔的数量多得令人意外，也勾起些许不安。“有这么多，嗯？”

“我也发现了。”金杜鲁没有回头，低声答道，“看样子，科安吉把长老都换成了战士。”

祖尔加拉轻哼了一声。她在母亲身边跟了很久，经常参加部族首领的会议。在所有首领当中，傲慢的科安吉是她最不喜欢的一个。

“没看到恶齿部族。”她说道。

“我也是。”



“路上出事了？”

“有可能。”金杜鲁附和着，但语气并不十分笃定。

她自己也不相信。如果一个部族的代表团集体缺席，那肯定不是好消息。

会议厅大门左右都有卫士把守。见到扎拉玛抵达，他们纷纷挺直身躯，向她敬礼。祖尔加拉尚未看清厅内的情形，便先听见了喧哗，闻到了混杂的气味——有涂油皮革的味道，萨满祭司身上根茎和草药的熏香，还有刺鼻的汗味。

宽敞的会议厅内，各个部族占据着惯常的位置。邪枝部族人数过多，甚至占用了恶齿部族空出的席位。扎拉玛停下脚步，逐一向各部族领袖问好。趁着这个空隙，祖尔加拉将目光投向大厅东侧。

果然，一张熟悉的面孔在阴影中若隐若现。那身影高挑苗条，背靠梁柱，双臂抱在胸前，锐利的绿色眼睛缓缓扫视宾客。祖尔加拉静静注视着，直到二人目光相遇，她略一偏头，算是打了个招呼。那道身影随即消失在人群中，片刻后出现在她身旁。

“祖尔加拉。”

“拉尔吉。”祖尔加拉没有回头，而是专注地看着母亲完成问候，“有恶齿的消息吗？”

“没有。”拉尔吉回答。她只比祖尔加拉年长一岁，却是族里最优秀的斥候。如果任何事情出了差错，一定瞒不过她的耳目。“我已经组织了一支搜索小队，以防万一。”

“有发现立刻通知我。”

拉尔吉躬身行礼，悄然后退一步，转身离开大厅。

“怎么了？”祖尔加拉身后传来弟弟好奇的声音。他显然听到了刚才的对话，但难得没有插嘴。

“只是有种直觉。”她甩给他一个眼神，希望他能明白这里耳目太多，有什么话可以等下再说。

祖尔加皱起眉头，显然满腹疑问，却只抿了抿嘴，没有追问。

“注意脸上的表情，不然你就一直长那样了。”祖尔加拉说。

“那也比你好看。”

她勾起嘴角。这是她几个小时以来第一次露出笑容。祖尔加总有办法让她笑出来。

很快，众人再次向前移动，所到之处，交头接耳的声音纷纷停息。出席者们向扎拉玛低头致敬，但她注意到，有一部分邪枝巨魔没有行礼。

扎拉玛走到房间尽头的桌子后面，在座位上坐定。祖尔加拉站到母亲右手边，祖尔加立于另一侧，金杜鲁则夸张地鞠了一躬，退到一旁。

祖尔加拉顺着母亲的视线望去，只见各部族代表站在人群的最前方。准确来说，三人当中只有两人站着。科安吉仍坐在座位上，嘴角挂着若有若无的讥笑。当他察觉到祖尔加拉的目光，笑意更深了几分。她心中涌起一阵反感。

“我们有很多事情要讨论，嗯。”扎拉玛开口说道。

人们纷纷点头赞同，一颗颗脑袋上下起伏，如同雨中湖面的涟漪。

“斥候带回消息，在南方发现了新的补给线。精灵正在镀金的高墙后边建造些什么东西。我们必须为接下来的情况做好准备。”扎拉玛的目光扫过为恶齿部族留出的空位，旋即移回视线，“为此，我——我将卸下酋长之位，由我的女儿祖尔加拉代替我领导族人。”

听到自己的名字，祖尔加拉向前踏进一步。

扎拉玛继续说道：“她是我亲手训练出来的。为了保护族人，她已多次直面危险。她研究过敌人，了解他们的战术。她会彻底击败我们的敌人。我们的传奇血脉，在她体内流淌。”

大厅中爆发出一阵欢呼。自豪感充满了祖尔加拉的胸膛。就是为了今天。母亲……还有父亲，以及叔叔教给她的一切，都是为了今天。她抬高了下巴，正如母亲身为酋长时无数次做过的那样。

“我认为，”一个熟悉而令人不快的声音忽然响起，“在新人继位之前，我们有权发表意见。”科安吉前倾身体，绷紧了那双伤疤多过完好皮肤的强壮手臂。

祖尔加拉咬紧了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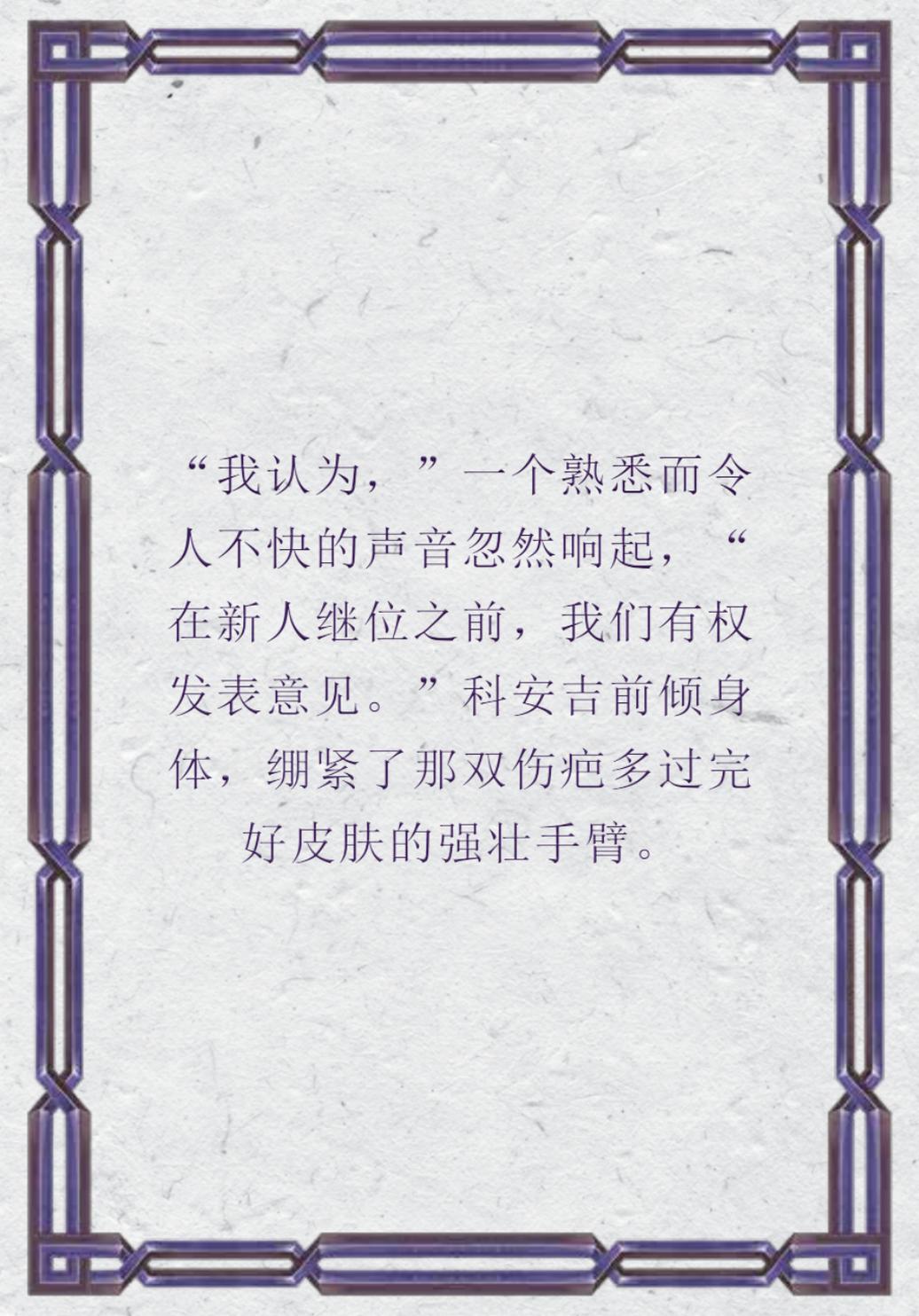
“科安吉，”扎拉玛语气平稳，显然见惯了风浪，“你有话要说？”

邪枝部族的领袖咧嘴一笑：“对。”他终于站起身，抄起身旁的巨锤。那锤头磨损严重，曾将无数敌人砸成肉泥；锤柄末端削尖如矛，染着不祥的暗红。他单手举起武器，直指祖尔加拉：“你说这个小姑娘了解精灵。可她真正面对过精灵吗？除了边境那点小打小闹，她有没有见过精灵的大军、雨点一样的箭矢、迎面飞来的火球，还能坚持作战？”

自从祖尔加拉得知自己将会成为酋长，不止一次有过这种无力的感觉。她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自身的不足。

“没有？我就知道。”科安吉换了个目标，伸出一根粗壮的手指，指向纹丝不动的扎拉玛，“因为你们家族的失败，我们没被敌人夺走的那点东西也丢光了。现在，你还要让一个没上过战场的娃娃来当领袖？”他嗤笑一声，侮辱之意传遍大厅每个角落，“我不同意。”

怒火点燃了祖尔加拉：“你偏要在这个时候挑事？！精灵正在集结，你却要制造内



“我认为，”一个熟悉而令人不快的声音忽然响起，“在新人继位之前，我们有权发表意见。”科安吉前倾身体，绷紧了那双伤疤多过完好皮肤的强壮手臂。

乱。”

科安吉的笑容染上疯狂：“孩子，精灵还不是你现在最该担心的。”他伸出舌头舔过牙齿，特意在獠牙上的皮环停留片刻，“我要行使挑战权。”

叫喊声顷刻间在大厅中炸开。有人怒斥他的背叛，有人高声要求尊重挑战。扎拉玛抬手示意各部族安静，争吵却不见平息。武器逐渐出现在高举的拳头中，咒骂与指责在空中飞舞，如同投掷的长枪。

“全是白痴。”祖尔加装作若无其事，但瞪大的眼睛泄露了他的担忧。

祖尔加拉再也无法忍耐。她一把抓起母亲放在桌上的战斧，高举过头，大吼一声，用力劈向地面。斧刃撞击石板，雷鸣般的声响回荡在大厅中，地面应声龟裂。她从碎裂的地板上抬起武器，冷冷说道：

“酋长有令，保持秩序。”她向人群宣布，目光始终锁住仍带着笑意的科安吉。

喧哗终于平息。她走回到母亲身旁，扎拉玛的表情没有任何松动，但她眼中闪烁的怒火与女儿如出一辙。

“很好。”扎拉玛说道，声音宛如暴风雨前的平静，“挑战成立。”



会议能以和平的方式散场，简直是个奇迹。科安吉带着部下退到村庄之外，其余各部族也返回了分配给他们的住处。空荡荡的会议厅中，只剩下祖尔加拉一家。虽然避免了大规模流血冲突，但有待解决的争议依旧不少。

“我去跟他打！”愤怒在祖尔加拉血管里冲撞，撞得她太阳穴跳动，“他也不过是个巨魔而已！”

“加拉。”母亲揉着额头，开口说道。

“我能赢！”

“不行。”扎拉玛抬起一只手，拒绝了她的，“科安吉是条毒蛇，阴险狡诈，背叛成性。而他的獠牙依然锋利，足以致命。”她的目光落在重新放回桌面的战斧上，“如果他想要一战，我可以奉陪。”

祖尔加拉难以置信地看着母亲，喉咙仿佛被堵住了。

她还没来得及找回语言，金杜鲁便插了进来：“你会输的。别那样看我——那天你差点没能走回治疗小屋，我就在现场。你伤得太重了。感谢神灵，你还活着。你现在不过是勉强能主持会议，站着完成仪式。你不可能再和一名战士赌上性命去战斗。而且，如果你

代替加拉应战，只会削弱她的威望。”神灵代言人的目光从嫂子移向侄女，又回到嫂子脸上，“受到挑战的是祖尔加拉。她有权决定如何回应。”

“那下一个挑战她的呢？”祖尔加说道，“再下一个？再再下一个？”

祖尔加拉眯起眼睛，看向弟弟：“怎么会……”

“科安吉不是想跟你打架那么简单。他是在指控你没有资格。就算你击败了他，也无法消除他制造的怀疑。”

不幸的是，她弟弟说得没错。从会议参与者的反应来看，许多人都认同科安吉的质疑。即便她成功继任，也很可能要把整个任期耗在一场接一场的挑战中。

“在我那个年代……”金杜鲁开口了。

“又来了。”祖尔加小声嘟哝道。

“在我那个年代，”金杜鲁瞪了侄子一眼，“神灵的恩赐足以平息一切挑战。”

“神灵已经不在。”扎拉玛不耐烦地喷了一声，“他们的恩赐也一起消失了。”

在这样的时刻，很容易体会到神灵的离去是如何让部族忧心忡忡。就像一根断裂的骨头，没有人替它接正，就任它自行愈合；族人确实在慢慢恢复，却注定要带着伤痛度过一生。

“神灵只是失踪了，他们的恩赐仍然存在。”金杜鲁转头看向祖尔加拉，“你必须登上埃基尔松的神庙。”

“绝对不行！”扎拉玛厉声喝道，“那座山现在太危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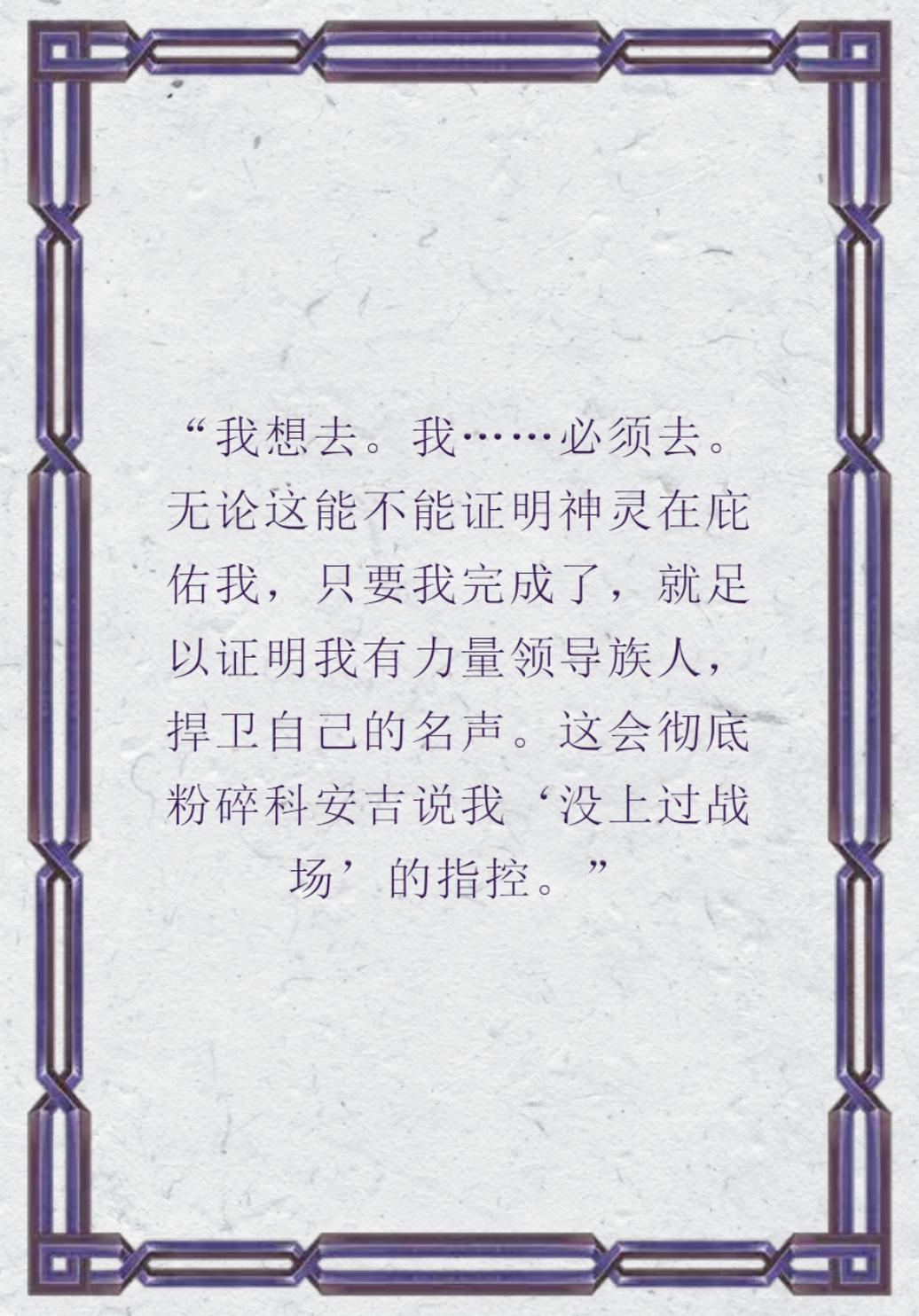
金杜鲁没有退让：“神庙里有把斧头，那是很久以前，埃基尔松赐给我们一族的。神灵的恩赐承载着他们的神谕。路途虽然艰险，但并非无法完成。只要你把斧头带回来，就足以证明，即便神灵不再回应，却仍在守护我们。它可以证明你得到了神灵的庇佑。用它打败科安吉，让所有人看到，你配得上酋长之位。”

沉默在大厅中蔓延开来。扎拉玛原本准备好的反驳之辞似乎卡在了喉咙中。她和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意识到，要想巩固女儿的统治，这也许是唯一的办法。她闭上眼睛，重重叹了口气。无形的重量压上祖尔加拉的肩部。

“你真的想去吗？”扎拉玛问道，声音轻柔，却带着严厉。

祖尔加拉点了点头：“我想去。我……必须去。无论这能不能证明神灵在庇佑我，只要我完成了，就足以证明我有力量领导族人，捍卫自己的名声。这会彻底粉碎科安吉说我‘没上过战场’的指控。”

扎拉玛没再说话，只是站起身，绕过桌子。祖尔加拉注意到她走路时右腿明显用力更多，步伐微微不稳，却没有说破。她只是走进了母亲张开的怀抱。



“我想去。我……必须去。无论这能不能证明神灵在庇佑我，只要我完成了，就足以证明我有力量领导族人，捍卫自己的名声。这会彻底粉碎科安吉说我‘没上过战场’的指控。”

“按照规矩，挑战前有两天的准备时间。”扎拉玛在她耳边轻声说道，“我最多只能拖延这么久。如果到第三天，你还没回来……”

“我会回来的，母亲。”

拥抱骤然收紧，几乎有些疼痛。“你一定要回来。听见了吗？一定要回来。”



决定已下，祖尔加拉便开始准备。那座山并不遥远，但神庙所在的山顶很高。在过去，魔法之风会托举朝拜者直上高台；而在神灵消失后，风也随之停息。失去了天空之母的祝福，登山之旅几乎等同于宣判死刑。这就是祖尔加拉将要踏上的路途。

她望向房间中央的桌子，还有上面散落的物资。平日里，这里堆放着地图与信件；今晚，却铺满了旅途中所需的补给。

敲门声响起，打断了她的整理。“进来。”

来者让她有些意外。是她的弟弟。他扫了一眼杂乱的桌面：“对于两天的行程，有点太少了。”

“对于我要做的事情，已经足够了。”

祖尔加拉靠在合拢的门板上。她继续整理行囊，一时间无人说话。安静的气氛逐渐变得沉重。终于，他开口了：“还有别的办法能解决科安吉。你不必冒着生命危险，去找什么仪式武器。神灵已经不在，那东西毫无意义。”

祖尔加拉停下了手中的动作，但不是因为他的话本身，而是因为他的语气——他声音很轻，仿佛是在吐露一个秘密。她仔细打量着他：“比如？”

“毒药。”

“听起来确实诱人。”祖尔加拉承认道，“但不行。”

“不需要致命的毒药，只要……让他动作迟缓，暂时失去力气，给母亲争取时间——”

“所以你也怀疑我，嗯？”祖尔加拉猛地转过身，看向弟弟。她抿紧嘴唇，眉毛高高扬起，仿佛在质问他是否敢于回答。

祖尔加迎上她的目光，神情依旧冷静而笃定。两人从小一起长大，他多少能读懂姐姐的情绪：“我大概是唯一一个从来没怀疑过你的人。要想对付科安吉，你应该把接下来的两天用来休息！训练！而不是追逐什么童话传说——”

“够了，加。够了！”她猛地挥手，劈开两人之间的空气：“我要去。我必须去。”

“为什么？”这一个简短的问题里，既有命令，也有乞求。她在弟弟眼中看见了伤痛与恐惧，那是为她而生的情绪。

她很想拥抱他，把他紧紧揽进怀里，告诉他一切都会好起来。“我必须去。我不指望你能理解。”

他脸上掠过一丝受伤的表情，却与之前的伤痛有所不同：“那我的不理解可能是件好事。”

仿佛有几块沉重的石头坠进祖尔加拉的胃里。她转过身，继续收拾行囊：“你永远也理解不了。”

房间再次陷入沉默。她竭力忽视那安静的气氛，忽视弟弟盯在自己后脑勺的目光。就在她快要忍不住开口，命令他要么离开、要么帮忙的时候，他先一步说道：

“姐姐，你有很多优点：沉稳，热情，坚强，善良。但你绝不是愚蠢的人。至少在今天之前不是。不要为了你的固执，付出你承受不起的代价。”

说完，他转身离去，重重关上了门。

房间重归寂静。祖尔加拉站在原地。她知道弟弟的话是出自关心，但他竟然提出那样卑劣的手段……不过话说回来，邪枝部族也不是以品行端正闻名。

又一阵敲门声响起，打断了她的沉思。“我没心情再听你废话，加。”

“他又做什么了？”一个饶有兴味的声音传来。

祖尔加拉转身，看见拉尔吉站在门口，脸上带着温和的揶揄。她忍不住回以微笑。

“没什么。我弟弟……说话方式总是有点问题，有时候会惹人生气。”她示意拉尔吉进来，“你有什么发现？”

这位斥候关上门，然后才开口：“恶齿部族并不是路上耽搁了。他们根本没来。”

“什么？！”

“他们没来。”拉尔吉摊了摊手，像是在道歉，“为了抗议……某些事情。”不需要明说，祖尔加拉已经明白。

“抗议我。”她冷冷地说道，“抗议我当酋长。”

“有可能。”拉尔吉走进狭小的房间，在床边坐下，轻轻拍了拍身旁，无言地召唤祖尔加拉过来，“我的线人说，他们听到精灵集结军队的消息，正在担惊受怕。”

“不只是他们。”祖尔加拉走过去，扑通一声坐到床上，逗得拉尔吉笑了出来。

“确实。不过他们更多是在抗议部族上次团结起来的后果，而不完全是针对你。不知道这会不会让你好受一点。”

“不会。”

拉尔吉的表情柔和下来。她牵起祖尔加拉的手，包裹在自己掌心：“不是因为你。”

指尖传来的温度让祖尔加拉感到安慰，可她的思绪却依旧翻涌：“不是我，是我的家族。又是外祖父留下的烂摊子。”她弯下腰，把脸埋进手中，发出一声压抑的叹息。

“我不能假装理解你的感受，那是骗人的。”

一双手落在她的肩上，融化了她的消沉。

“但你不需要一个人承担这一切。”那双手捧起她的脸庞，拇指轻轻摩梭她的脸颊，“还有人愿意帮你。还有人在乎你。”

祖尔加拉的怒火慢慢褪去。她低下头，闭上眼睛。拉尔吉也低下头，两人的额头轻轻相抵。“我知道。”

“可你还是要独自去爬那座被诅咒的山。”毫无疑问，拉尔吉对祖尔加拉的决定颇有微词。

“我一个人爬过很多山。”

“我很想跟你一起去。”

“我知道。”

“一秒都不会犹豫。”

“我知道。”

拉尔吉叹了口气，叹息里满是无法帮助所爱之人的无力与自责：“既然你什么都知道，那你也该明白，我对这件事非常不满意。”

“嗯。”

“还有，我会一直站在你这边。”拉尔吉伸出双臂，在逐渐降临的黑夜中，将祖尔加拉紧紧抱住，“永远。”



村庄一片静谧。祖尔加拉悄悄走出家门，踏上空无一人的小路。夜幕遮掩了她的行踪，使她得以避开阿曼尼哨兵的视线，也绕过村外扎营的邪枝代表团，独自进入森林。

她的脚步坚定而迅捷，脑海中再次浮现出已推演过无数次的计划。此时天色已暗，无法攀爬山坡最陡峭的路段。但她可以尽量先赶一段路，然后等到天刚亮的时候再次出发，这样就能在下午三点前抵达山顶。接下来，只需找到斧头，再走回山下，正好赶得上回去迎战科安吉。这个计划并不周密，有太多地方可能发生意外，但她别无选择。

路上，她经过了許多为埃基尔松而建的小神龛。曾经，这些地方总是烛火通明，摆

满贡品：信徒亲手制作的物件，装满食物的篮子，甚至还有狩猎得来的毛皮。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都会祈求神灵的祝福。自从神灵陷入沉默，神龛渐渐变得无人问津，暗淡无光。

她决定在其中一处神圣祭祀地旁扎营。这块地方相对平坦，视野开阔，且地势略高于四周。虽然隐蔽性不算理想，但若发生意外，至少便于防守。

她放下背包，开始取出过夜所需的物品。森林完全静止，没有风声，也没有野兽穿过灌木。她十分了解森林，知道只要树叶的摩擦声稍微响亮，就意味着有人靠近。

她正要从背包里取出东西，伸出的手却在半途收紧，握住了战矛。

又一阵摩擦，这次更近了。

声音还在不断接近。

就在袭击者抵达空地边缘的瞬间，祖尔加拉猛地蹬地跃起，在空中拧身。黑暗中，她捕捉到一个身影，旋即扑出，矛尖直指对方心口。

对方猛地举起双手：“加拉！”

“加？！”她一惊之下，急忙收势，险些把自己绊倒。

月光下，弟弟的眼睛睁得老大，在她的脸和矛尖之间来回游移。

“你搞什么？”她低声责问。

祖尔加慢慢放下双手：“反正没想搞掉脑袋。”

“就差点！”她放下武器，顺手用矛柄在笨蛋弟弟的胳膊上敲了一下：“我差点杀了你！”

祖尔加跟着她走到行囊旁：“你这么厉害，才不会呢。”

“大半夜的，你溜出来干什么？”

“这还不明显？”他一如既往地带着讽刺，“我是来帮你的。”

“我不需要你帮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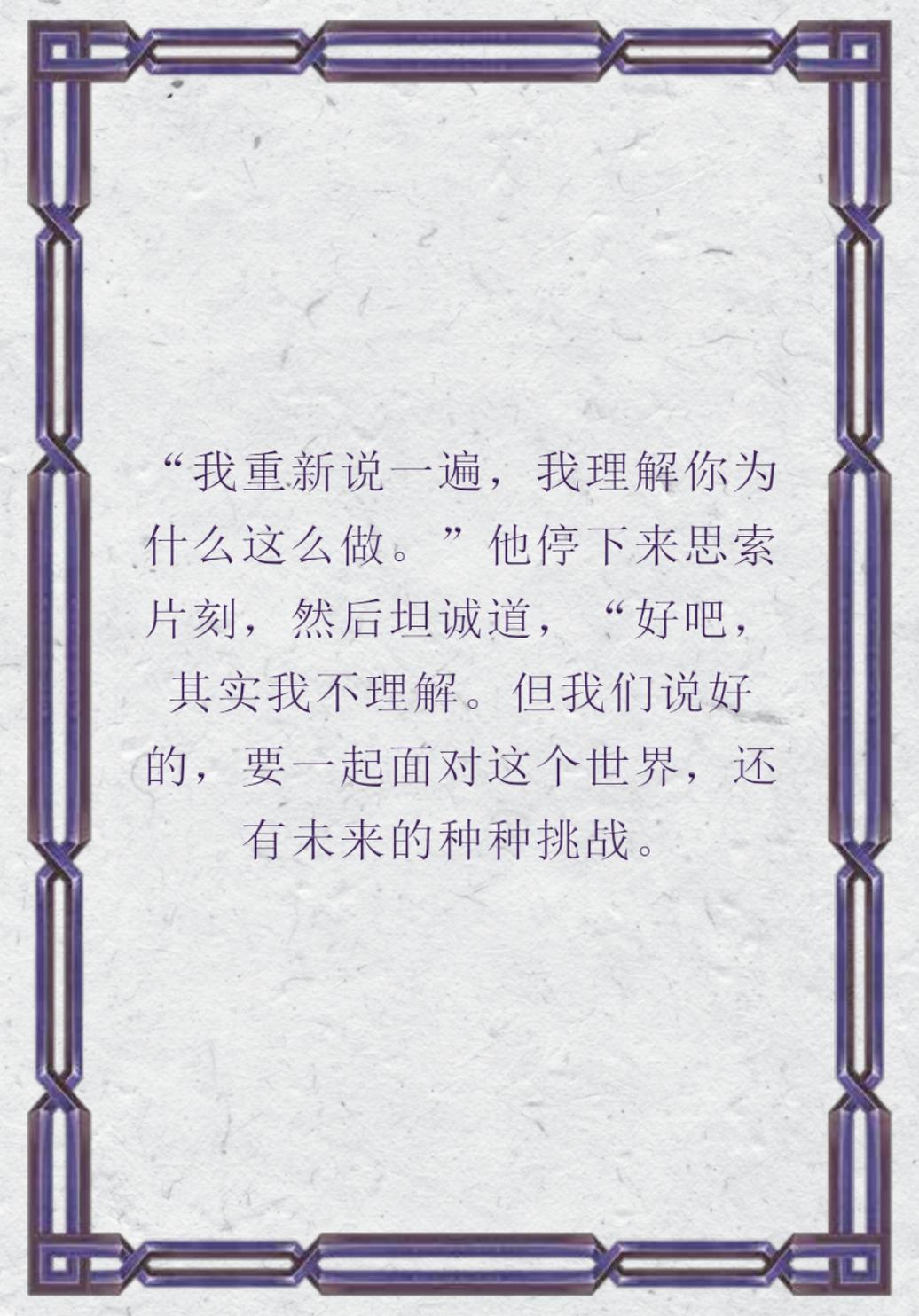
“没准需要呢。”

“你可能会被纳拉丁袭击！或者精灵！”

“你也一样。拜托，我知道你总想一个人解决所有事。你从小就是这样。”

祖尔加拉狠狠瞪着他，仿佛怕他看不清自己的表情，要让他感受到眼神里的怒火：“你还是个孩子。”

“但现在发脾气的是你。”他侧身躲开她扫来的一矛，“我重新说一遍，我理解你为什么这么做。”他停下来思索片刻，然后坦诚道，“好吧，其实我不理解。但我们说好的，要一起面对这个世界，还有未来的种种挑战。你天生是领袖，我就该站在你身边。如



“我重新说一遍，我理解你为什么这么做。”他停下来思索片刻，然后坦诚道，“好吧，其实我不理解。但我们说好的，要一起面对这个世界，还有未来的种种挑战。”

果你这条路的开端，就是在神灵都不眷顾的黑夜里爬山去寻找什么斧头，那我也陪你一起走。”

祖尔加拉看着弟弟，听着他的话语，最后一丝怒火也烟消云散。她叹了口气，摇了摇头：“你应该比我聪明才对。”

祖尔加微微一笑，眼中闪着光芒：“我是比你聪明。”

“一个人跑来找我，太傻了。我常年在森林里转，而你呢？去趟集市都能迷路。”

“我要申辩一句，”祖尔加往前一步，“那地方本来就乱。而且现在我跟着你，绝对不会迷路。”

尽管二人最近有些龃龉，但从小到大，祖尔加一直跟在她的影子里。他没有背叛的图谋，也不觊觎权力，只是发自真心地照看着姐姐。因为他知道，姐姐对他也是一样的关心。

“好吧。既然来了，就派点用场。去捡柴火。”

两人一起动手，很快搭好了营地。篝火升起，火光摇曳，食物在一旁的石头上慢慢加热。祖尔加拉拨了拨火堆，让火烧得更旺一些；弟弟则拿着炭条和羊皮纸，坐在一旁忙碌。她注意到，他是在画画。

“你很久没做这个了。”

“嗯？”

她指了指画。

“我一直在画，”他又添了几笔，像是一幅肖像，“只是你不再留意这些事了。”

“不再留意这些事了。”她模仿他的语气，随后带着微笑，饶有兴味地凑过去。看到画上人物的瞬间，她呼吸一滞。

他画得并不十分像，毕竟画上那人留给他的记忆不多。但她立刻认出了那是谁。

“这是……”

祖尔加点了点头：“父亲。我偶尔会画他。每当我怕忘记他的样子，或者想知道他会说什么、做什么，我就会画他。”他侧过羊皮纸，好让她看得清楚些。

祖尔加拉移不开眼睛。父亲去世时，祖尔加还很小，怕忘记也是自然的。祖尔加拉只比他大一点，可在她心中，父亲的记忆从未褪色。

她记得父亲用强壮的手臂举起两人，放在宽厚的肩膀上。她记得父亲洪亮的笑声在家中回荡。她的父亲身材高大，心胸宽广。金杜鲁常开玩笑，说他性格软弱；可和扎拉玛相比，大部分人都显得软弱。但这并没有妨碍曼耶宠爱孩子。身为酋长的母亲以身作则，向他们示范纪律与坚强；父亲则是慈爱的化身，深爱着家人与族人。扎拉玛让孩子准备好面



对未来的现实，面对必然到来的考验；曼耶则教会他们尊重过去，尊重那个神灵尚在、重現部族輝煌的梦想也并不遙远的年代。

“你觉得，他会怎么说？”祖尔加的问题将祖尔加拉从回忆中唤醒，“关于这一切。”

“我不知道。”祖尔加拉转头查看食物，顺势抹去眼角的泪珠，“也许他会说，你应该在受伤之前回家去。”

祖尔加眯起眼睛，把画纸放在一边，凑近了些：“你是家里的长女，也是继承人，但别忘了，母亲的课程和训练，我也都参加了。在漫漫长夜里，她差点被重担压垮——酋长的职责，过往的失败，断裂的传承，神灵的离去，族人的质疑——如果没有父亲和叔叔，她早就撑不下去了！”

祖尔加拉盯着篝火，看火焰舞动。他说得对，也正因此，这一切不公才显得更加沉重。

“你天生要背负这些，但我也知道它有多重。我不想看着你崩溃。”

祖尔加拉转过身背对他，低声挤出一句：“我没有崩溃。”

火光摇曳，祖尔加坚定的目光带上了一丝悲伤：“现在也许没有。但你选择了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呢？”

“这条路不是我选的。我是被推上去的。母亲当年也一样。”推她上去的那只手，来自外祖父。内心深处，祖尔加拉始终认为，族人的苦难都是祖尔金的过错。若非他过于自负，执意挑战部落，阿曼尼也不会战败，落得四分五裂的下场。若不是他，也许阿曼尼部落以及她的家族就不会沦落至此。尽管科安吉狂妄自大，但有件事他说对了：她的家族传承中，也包含了当年的失败。

“你得看看你自己脸上的表情。”祖尔加平静地说道。

“什么表情？”她小声问。

“就是‘我不管祖尔加怎么说，我就要这么做’的表情。”

她忍不住笑了，尽管有点勉强：“还有这种表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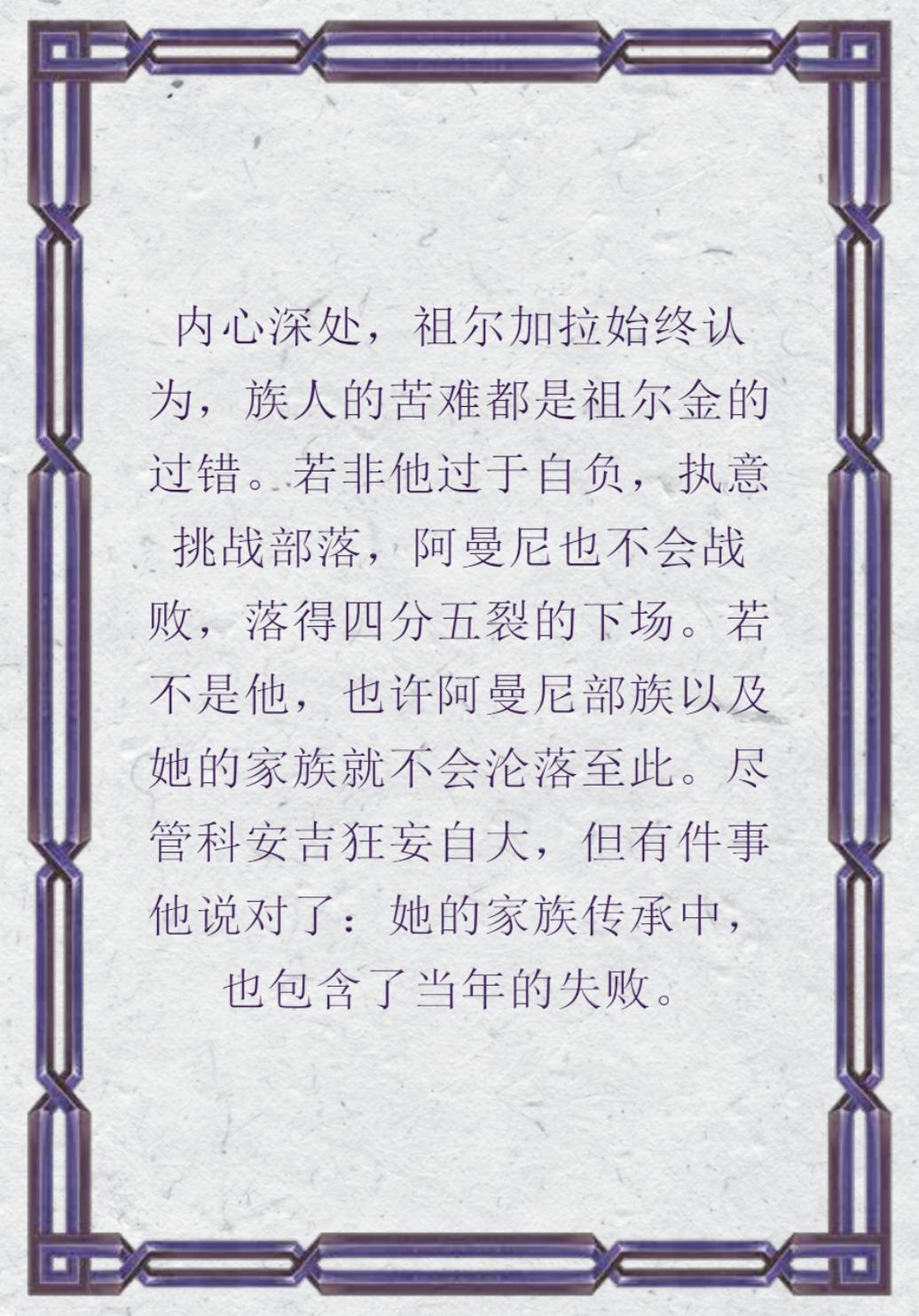
“嗯哼。有。”他伸手用指关节点了点她的脸颊：“就在这。”

“喂！别闹了！”她伸手把他推开，另一只手揉了揉脸，笑意却更深了。

祖尔加也笑了：“现在好多了。”他说，“可不能生着气睡觉。”

这也是父亲教给他们的。想到父亲，祖尔加拉感到心里安定了一些。只要能再听听父亲的建议，她愿意付出一切。可惜，父亲已经不在在了。

“我们可以回去。”祖尔加说，“重新制定计划，不必让你冒从山顶摔下来的风



内心深处，祖尔加拉始终认为，族人的苦难都是祖尔金的过错。若非他过于自负，执意挑战部落，阿曼尼也不会战败，落得四分五裂的下场。若不是他，也许阿曼尼部族以及她的家族就不会沦落至此。尽管科安吉狂妄自大，但有件事他说对了：她的家族传承中，也包含了当年的失败。

险。”

“我不会摔下来。”

“你可能会摔下来。那样的话，母亲伤还没好，就得迎战，还要为你伤心。你觉得结果会怎样？”

她能感觉到弟弟的眼光盯在自己身上，却没有回答，只是把一块烤焦的肉递了过去：“吃吧，然后休息。明天的路不好走。”



太阳尚未升起地平线，两人便拔营动身。祖尔加拉走在前方，掌控着行进的节奏。祖尔加一言不发地跟在后面，手中的画板不时传来笔尖摩擦的细响。

和我们小时候一样。她还记得，她经常在这样的清晨早早醒来，开始处理冗长乏味的事务。而祖尔加始终跟在身边，不离不弃。

她从未明说，但心里确实为他再次跟上来而感到高兴。

他们没有停下来吃饭休息，只是轮流从水袋中喝水，用一大块野猪肉干充饥，不断赶路。神奇的是，一路上没有遭遇任何意外，便抵达了最后一段山坡。总算有点好运气。

“好了。”她点点头，收紧行囊的绳索，“你在这等着，我去——”

“在这等着？”祖尔加难以置信地笑出声，“你还想着一个人去？”

“这样更快——”

“你要是这么急着送死，干嘛不直接从山上跳下去，嗯？科安吉还能在你葬礼上表演一手耍大锤。”

怒火猛地涌上祖尔加拉的胸口：“那你想让我怎么做，加？给他下毒？趁他睡觉割了他的喉咙？”

他耸耸肩：“哎。弄死他，总比让你送命好。”

“那我就带着耻辱活下去吗？”

“如果他有机会，也会这么对你！重点是，你能活着！”

“我知道你不介意不战而逃，但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躲在暗处，从背后捅刀子。族人需要的是领袖，不是懦夫！”

这句话像一记重拳，打得祖尔加向后仰去，眼中满是受伤。她这才意识到，祖尔加以为她是在说他自己，但其实她说的是科安吉。她张了张嘴，想要道歉，却停住了。如果祖尔加生她的气，就不会再陪着她了。他会回去，回到安全的地方。等她拿到斧头，再回

到家，可以把误会解释清楚。像这样伤害他，比杀了她还难受，但这是对他最好的选择。这是酋长该做的事情。

不对，不对，不对！看着他！她心底有个声音在尖叫，不能就这样算了！道歉！然而，她只是抬起了下巴。

弟弟脸上的痛楚消失不见，换上了一层冷漠的面具。这比向她怒吼还让她难受。

他点点头：“前几天下过雨。”他小声说道，语气出奇地平静，却让她浑身颤抖，“石头可能不稳，小心。”

说罢，他转过身，沿着两人来时的路走去。

祖尔加拉看着他的背影。她多想叫住他，追上去抓住他，说她不是那个意思。

但她只是把道歉和软弱一并吞下，转身开始攀爬。

她恨自己。在怒火的驱使下，她像蜘蛛一样爬上山坡。手脚并用，一步接着一步。心中的怒火推着她不断向上。她有两次险些踩空，差点跌落摔死，幸而多年的训练让她稳住了身体。

不知在陡峭的山坡上爬了多久，她终于扒住神庙高台的边缘，用力翻了上去。她瘫坐在光滑的石板上，双手颤抖，肺部灼烧般疼痛。

太阳高悬头顶，刺目的阳光仿佛在催促她继续。从太阳的位置判断，正午刚过去几小时。她抬起手，遮住那仿佛在审判她的光芒：“我来了。”

她在峭壁之上站起身，望向神庙。多年无人踏足，有的地方已经坍塌、褪色。即便如此，这里仍令人心生敬畏。她带着连自己都未曾预料的虔诚，踏上台阶。破败的祭坛立在两侧，早已成了鹰巢。终于，她走进中央塔楼投下的清凉阴影。

她穿过拱门，进入正厅。三面墙壁上各有一尊鹰首神像，如同从天空俯瞰大地一般，居高临下地凝视着她，空洞的眼窝中传来审视和评判的目光。

她没有理会神像，而是环顾四周：长凳上蒙着破布；摆放贡品的碗空空如也，有的碎裂在地。不难想象出这里昔日的盛况——祭司、神灵代言人和信徒挤满大厅，虔诚的祈祷声震得墙壁嗡鸣。

阳光从门廊顶上的木板缝隙中落下，微风吹过早已烧尽的火堆，扬起灰烬与尘土，如同星光闪烁。这景象很美，却也令人作呕。她忍不住咳嗽几声，掩住口鼻，眯起眼在尘雾中寻找。

找到了。那祭坛的样式和她昨天跪拜的相差无几。祭坛下方，有个金属物品微微闪光。她快步上前，停下的脚步又激起更多尘土。那柄斧头静静地躺在那里，覆满灰尘与蛛网。

祖尔加拉伸出手，缓慢而恭敬地握住斧柄，将它举起。它已经很有年头了，但做工十分精良；重量不轻，却恰到好处，非常平衡。拿在手里，它似乎没有从远处看时那么硕大，也许是光线造成的错觉。它正好贴合她的手掌，仿佛为她量身打造。她紧紧握住斧柄，试着挥了一下，斧刃破空，划出优雅的弧线，锋利依旧，足以将人一劈为二。

比如某个傲慢的邪枝酋长。

宝物已然得手，她正要转身离开，却停下脚步，抬头看向俯视她的三尊神像。

祖尔加拉并不热衷于向沉默的神灵献祭，可若是就这么离开，又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再说，她也没有任何可以供奉的东西。除了……

她双手托起斧头，低头祷告：“我叔叔说，您还在聆听。”她的嗓音嘶哑了，“我不知道自己信不信。但我知道，我的族人需要相信。我也需要。”

尖叫骤然撕裂寂静。

“加拉！”

“加？”恐惧瞬间充满了她的胸膛。她急忙冲出神庙，心跳如雷，震得耳朵嗡嗡直响。她以最快的速度跳下台阶，跑到高台边缘。眼前的情景让她陷入恐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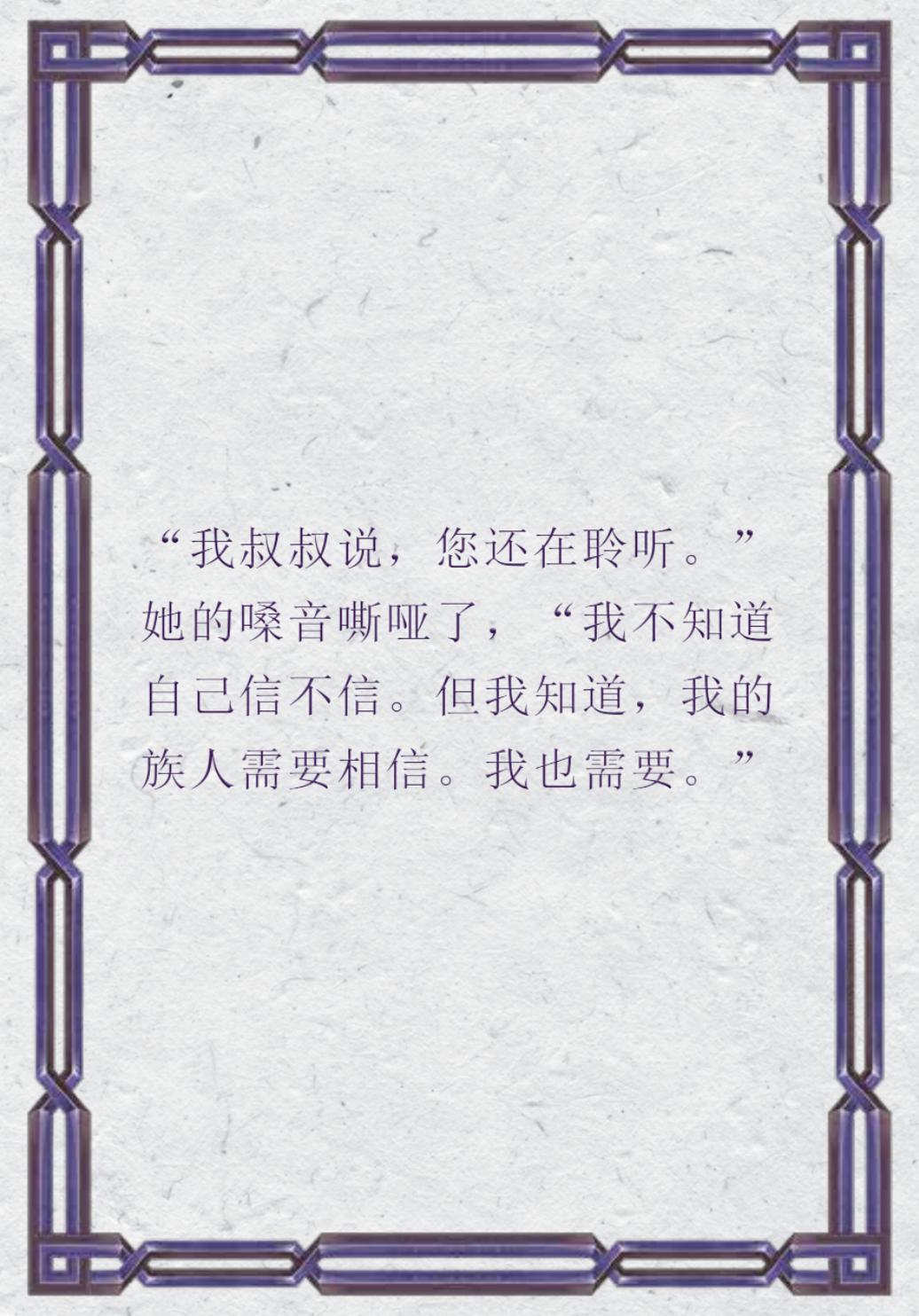
祖尔加扑向一旁，紧接着—根巨大的木棍砸落在他方才站立的地方，泥土与碎石如水花般飞溅。一个纳拉丁咆哮着举起武器——那其实是一段折断了树枝的树干。敌人不止一个。至少还有两个巨型怪物迈着笨拙的步伐跟在后面，一起叫喊着追杀她弟弟。祖尔加又一躲闪，堪堪避开抓向他的肮脏手指。

祖尔加拉从高台边缘跳了下去。她的举动十分危险，甚至可以说是愚蠢。只要一个闪失，她就会直接摔到山坡下面。但她不在乎。她只想快点赶到弟弟身边。

其中一个怪物伸手去抓祖尔加。他刺出匕首，扎进怪物厚实的手掌，趁它哀嚎捶地的瞬间纵身跃开。接着，他放低姿势，想从另一个怪物的双腿中间穿过，却被它抓住了斗篷的边缘。祖尔加的喉咙被斗篷紧紧勒住，让他无法呼喊。怪物一把抄起他，扔向旁边的大树。沉闷的撞击声让祖尔加拉牙关发酸。祖尔加摔到地上，从一块高地的边缘滚了下去。

祖尔加拉发出怒吼，不顾一切地冲了出去：“不要！加！”她的声音在山坡上回荡，引得三个巨怪一齐转头看来。她高高跃起，斧刃劈进那个把弟弟扔出去的纳拉丁脖颈。利刃划破血肉，砍断骨头，鲜血喷到另两个纳拉丁脸上，让它们一时睁不开眼。

恐惧在她双耳中轰鸣。她冲到悬崖边缘，看见祖尔加还活着，抓住了悬崖外侧的树根。悬着的心突然放下，让她几乎脱力，差点摔下悬崖。两人目光交错，无需语言沟通，她当即伸出手去够她的手。她用力把他拉到坚实的表面上，紧紧抱住。下一刻，剩余的两个



“我叔叔说，您还在聆听。”
她的嗓音嘶哑了，“我不知道自己信不信。但我知道，我的族人需要相信。我也需要。”

纳拉丁似乎恢复过来，高举拳头和武器，怒吼着向她扑来。她一把将弟弟推开。

“待在我身后！”祖尔加拉喊道，迎着怪物冲了上去。她无从判断弟弟是否听从她的吩咐，也没有余裕去确认。她握紧斧头，用力挥出。

斧头一次又一次落下，劈在怪物粗壮的肢体和巨大的脚掌上。有几次，她的攻击被怪物用简陋的武器格开了，但她并未放慢动作，始终保持着攻势。下一斧，怪物的一条腿飞了出去，哀嚎着跪倒在地。她对着怪物后脑补上一击，了结了它，然后转身面对最后的敌人。

她高高跃起，举起斧头砍向最后一个纳拉丁。人在半空，她才发现怪物脚下的石头有松动的迹象。斧刃深深劈进怪物胸口，它终于倒下了。她扒在怪物身上，和它一起摔向土坡，沉重的身躯砸得地面龟裂塌陷。她就在崩塌的上方。

“加拉！”

弟弟的呼喊是她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紧接着，脚下的大地消失了。天翻地覆，黑暗吞没了一切。



祖尔加拉梦到一团黑影。

那是黑夜。

那是望不到顶的高山。

她正在攀爬山峰，双手交替，一寸一寸把身体往上拖拽。岩石割裂掌心，伤口喷出火焰。无论她怎么爬，山顶始终遥不可及。她想停下，可心里却知道不能停下。大家都在指望她。大家都在她身后。一旦她停下，所有人都会坠落。那样一来，她就失败了。于是她继续向上，向着顶峰攀爬。山顶之上，她的外祖父站在那里，带着审判的目光俯视着她。

怒火瞬间吞没了祖尔加拉：“不许你看不起我。”她从紧咬的牙关后咆哮，“你永远没资格看不起我！”她的声音震荡开来，山体在回响中震颤，仿佛整座山峰都要崩塌。祖尔金却依然俯视着她，既不眨眼，也不回应。

“你……”祖尔加拉的思绪沸腾了。愤怒推着她加快动作，向上，向上。“你。”她越来越快，直至突破极限，猛地站起身，沿着峭壁向上奔跑。“你！”埃基尔松的战斧忽然出现在她手中。狂风自背后呼啸而来，将她托举到空中，越过山巅，飞到外祖父上方。“是个懦夫！”斧刃落向他的头顶。

火焰从四面八方喷涌而出，明亮而炽热。战斧在烈焰中熔化，祖尔金也随之消失。

她以为下一个就是自己。可她没有消失。没有灼热，也没有疼痛。只有耀眼的光，和撕裂灵魂的怒火。

她猛地睁开眼睛。世界先是一片模糊的色块，随后才慢慢凝聚成熟悉的房间。

“怎……么……”她想开口说话，喉咙却发不出声，像吞了碎玻璃般刺痛。

脚步声靠近。金杜鲁俯身看着她，脸上满是担忧。看到她睁开眼，他长长吐出一口气。

“祖……祖尔加拉。”他结结巴巴地说，“赞美埃基尔松。”

“埃基尔松。”祖尔加拉低声重复。她思绪混乱，努力回想之前的事情，山顶的神庙和手中的斧头逐一浮现。“发生什么事了？”

金杜鲁坐回到床边的椅子上：“你摔下来了。”他难以置信地说道，似乎有点喘不过气，“你从埃基尔松之峰的山坡上摔下来，那个高度，本来必死无疑，但你一点伤都没有。”

她能听懂叔叔说的每一个字，却无法理解它们拼在一起的意义。“摔下来了？”她重复道。

他点点头：“是祖尔加在山脚下找到你的。你居然掉进了鹰巢里。也不知什么原因，总之你还活着，甚至还握着斧头。是他把你带回来的。”

祖尔加拉顺着叔叔的视线，看到墙边立着一把有点眼熟的斧头。这是哪来的……埃基尔松！

她突然想起来了。一段段记忆涌入脑海，由近及远：她用斧头打败巨怪；她登上神庙，找到斧头；之所以要去找它，是因为——

“挑战！”她猛地坐起身，全身一阵酸痛，“我睡了多久？”

金杜鲁脸上的震惊变成了忧虑：“至少一天。挑战已经开始了。”

寒意瞬间爬上祖尔加拉的身体。

“你母亲，”金杜鲁继续说道，“已经代替你去迎战科安吉。”

“不。”祖尔加拉倒抽一口冷气。以扎拉玛的伤势，根本不可能有胜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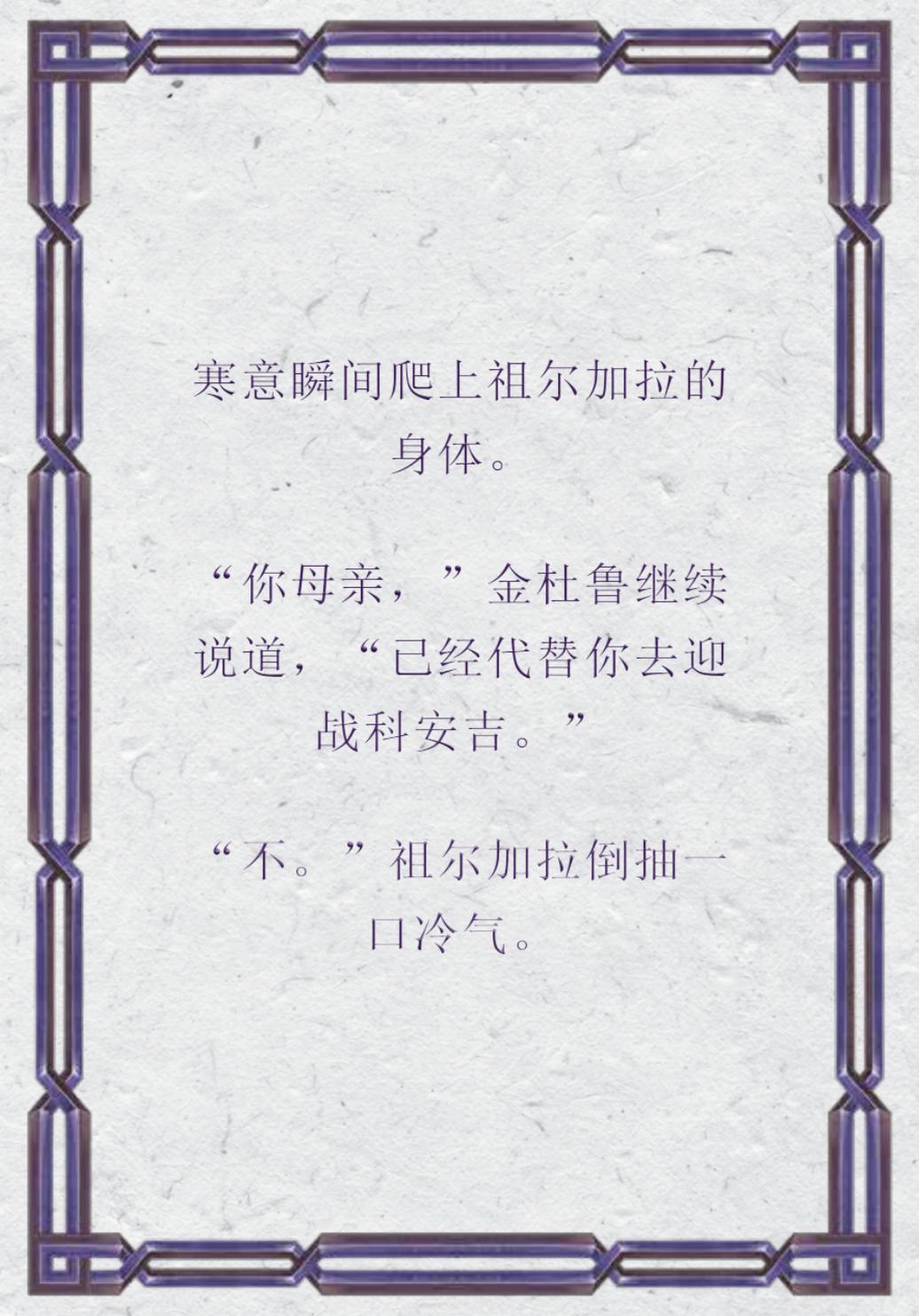
祖尔加拉没再说话，掀开毯子，强迫自己站起来。肋骨处传来尖锐的刺痛，但她毫不在意。

“你要做什么？”金杜鲁急声问道。

“你知道我要做什么。”她抓起战斧，冷冷说道。

“你现在没法战斗！”

“你自己说的：我本该摔死，但却没有。所以，我完全可以战斗。”祖尔加拉冲出房



寒意瞬间爬上祖尔加拉的
身体。

“你母亲，”金杜鲁继续
说道，“已经代替你去迎
战科安吉。”

“不。”祖尔加拉倒抽一
口冷气。

间，穿过家宅，直奔战熊的围栏。

“挑战在残破神庙举行。”金杜鲁看着她爬上鞍座，抓起缰绳，向她喊道，“埃基尔松的双翼赐予你速度！”



在古城废墟映入视野之前，人群的呼喊声已先一步灌入祖尔加拉的耳中。喝彩与哄笑此起彼伏，武器相击的脆响夹杂其中，表明战斗还在继续。一路无人阻拦，只有零星几个巨魔在路上闲逛。大路两侧，阿曼尼哨兵与邪枝战士彼此对峙。

祖尔加拉没有分神去看他们。她径直从中间穿过，不理会有人呼喊她的名字，也不回应背后掷来的辱骂。她来到竞技场外，催促战熊攀上外墙。

快点。再快点！

登上墙顶，她从鞍座上一跃而下，落地时闷哼一声。剧痛瞬间席卷全身，却没能让她停下脚步。竞技场内人群拥挤，欢呼声随着每一次武器碰撞不断翻涌。

“让开！”她想大喊，喉咙却像被烈火灼烧，发不出声音，“让开！”

祖尔加拉硬生生挤进人群。无需回头，她就知道弟弟已经来到身边，仿佛凭空出现。他总是这样。

“酋长有令，让开！”祖尔加的声音炸响在人群中，洪亮而强硬。祖尔加拉从未听过他发出这样的喊声。

人群纷纷回头，看清来者，便顺从退开。

祖尔加拉快步冲到竞技场边缘。就在这一刻，她看见科安吉闪身避开扎拉玛的斧刃，顺势反手刺出战锤柄端的枪头，贯入她腹部。

母亲血肉撕裂的声音让祖尔加拉全身僵住。她看着扎拉玛抓住刺入身体的武器。下一瞬，科安吉猛地抽回战锤。扎拉玛向前扑倒，重重跪进尘土中，一只手勉强撑住身体。她的身形不断下沉。时间仿佛放缓了。

科安吉得意地举起沾满鲜血的手臂。他在说什么，祖尔加拉已经听不见了。心跳声太响，震聋了她的耳朵。母亲，不要！

奇迹发生了。扎拉玛转过头，仿佛听到了她绝望的呼喊。她们的目光在空中相遇。她看见了女儿，看见了她手中的斧头。她眼中的恐惧消失了，只剩下平静。她露出一个微笑，染血的嘴唇轻轻蠕动，似乎想说些什么，却没能传进祖尔加拉的耳朵。

然后，她的身体静止了。

看着母亲倒在地上的身影，看着她身体下淌出的血泊，祖尔加拉仿佛被重锤击中，如同铁砧上经受锻打的钢材。悲痛冻结了她的四肢，随即被怒火融化。炽热的怒意如熔岩般在她体内翻涌，灼烧着五脏六腑，直到再也无法容纳。

然后，她爆发了。

后来，人们会用故事和歌谣讲述祖尔加拉第一声真正的战吼。那吼声如火山喷发，炽烈而恐怖，从她体内撕裂而出。残破神庙的古老石板为之震颤。有人说，那声音像巨鹰的啼鸣。直到几天之后，还有在现场之外听到吼声的人坚信埃基尔松归来了。

但事实并非如此。

神灵没有归来。

一个传奇诞生了。

“啊，娃娃，”科安吉放声大笑：“正好赶上变成孤儿。”他抬起手，向她挑衅：“那就来吧。”

“加拉，等等——”祖尔加的话未能说完，她已经冲进了竞技场。

科安吉从她母亲尸体旁走开几步，转身迎向她。

她倾尽全身重量，挥出一斧。斧刃砍上战锤，巨大的反震让她一滞。科安吉抓住这一瞬，一拳砸在她下巴上。

金星在眼前炸开，血腥味涌入口中。她踉跄后跃，拉开距离，再度举起武器。

科安吉低声笑着，满是轻蔑：“你很凶猛，这点我承认。等我解决你，就把你们姐弟的头一起带回去。”他朝竞技场边缘瞥了一眼，祖尔加正在那里为姐姐助威，“让你们家人团聚，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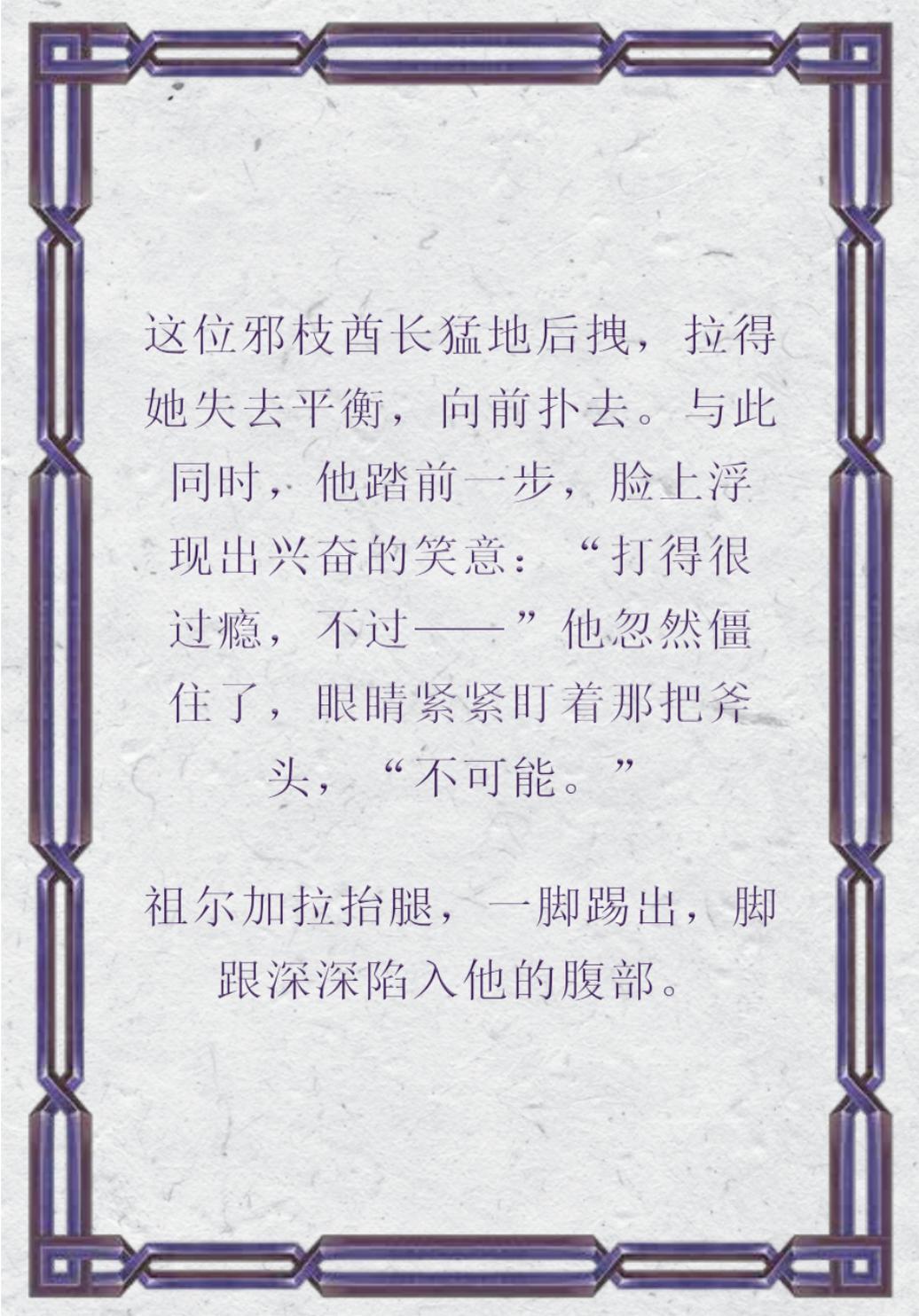
“掉脑袋的是你！”祖尔加拉怒吼着冲上前，战斧连连劈下。对手比自己高大许多，她心里隐约清楚，这样的猛攻过于莽撞。如果继续在进攻中倾泻怒火，只会让自己暴露破绽。

但与此同时，她似乎又对此并不在意。一旦愤怒消退，被它掩盖的痛苦就会将她吞没。那样，甚至不需要科安吉出手，她就会输掉战斗。

她又挥出一斧。这一次，科安吉用锤头架住斧刃，将其死死卡住。这位邪枝酋长猛地后拽，拉得她失去平衡，向前扑去。与此同时，他踏前一步，脸上浮现出兴奋的笑意：“打得很过瘾，不过——”他忽然僵住了，眼睛紧紧盯着那把斧头，“不可能。”

祖尔加拉抬腿，一脚踢出，脚跟深深陷入他的腹部。

他踉跄后退，扬起尘土。一瞬间，傲慢从他脸上褪去，他瞪大了双眼：“别以为一把斧子就能救你，就像你救不了你母亲一样，娃娃。”



这位邪枝酋长猛地后拽，拉得她失去平衡，向前扑去。与此同时，他踏前一步，脸上浮现出兴奋的笑意：“打得很过瘾，不过——”他忽然僵住了，眼睛紧紧盯着那把斧头，“不可能。”

祖尔加拉抬腿，一脚踢出，脚跟深深陷入他的腹部。

“叫我酋长。”她咬紧牙关，挤出一句话。下一刻，她再次扑上，一斧接着一斧，速度越来越快。金属悲鸣，火花四溅，在阳光中转瞬即逝。她心脏狂跳，肌肉绷紧，双手握紧斧柄。怒火从心中窜出，灼烧她的喉咙，让她发出痛苦的咆哮。她倾注了自己的一切，挥出战斧。

斧刃切入血肉，劈断肌肉与骨骼。

科安吉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的头颅重重落地。

随后，他的身体倒下。

祖尔加拉站在原地，注视着他。她几乎控制不住想要再挥斧，将那具尸体砍成碎片，但她忍住了。她吞下翻涌的情绪。咆哮在她胸中酝酿。

她转过身，面对寂静的竞技场，目光扫过一张张面孔。有人称她为敌人，有人称她为朋友，有人奉她为领袖。这些都是她的族人。

她迈过科安吉的尸体，将战斧高举过头顶。

“我是祖尔加拉！我继承了扎拉玛的血脉！我是阿曼尼与森林部族的酋长！”她浑身颤抖，声音却稳如磐石，“如果有谁，无论是谁，对我心存质疑，现在就上来！”



邪枝酋长的尸首被遗弃在尘土之中。祖尔加拉带着弟弟等人，一同将母亲的尸体从地上抬起。他们用神圣的亚麻布包裹她，将她扛在肩上，一路走回阿曼尼扎村。

祖尔加试图劝姐姐停下来歇息片刻，让医师为她查看伤势，但她拒绝了。此刻，唯有疼痛支撑着她，让她不至于倒下。

金杜鲁在村庄外迎接他们，满脸泪水与哀痛。他引导众人前往祭坛，开始为扎拉玛准备葬礼。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她记得并不清楚。人们来来去去，有人祝贺，有人哀悼。祖尔加拉始终守在母亲身旁。祖尔加也一直在她身边，她抱着弟弟，轻声哭泣。

夜幕降临，祖尔加拉不记得自己是如何清洗身体，换上正式的仪式服装。火把围成的圆圈中央，是一座新挖好的坟墓，空气中仍残留着泥土的气息。族人将母亲放入墓中，而她只是站在那里看着，一动不动。下一刻，她似乎来到了火圈中央。金杜鲁正在向前来吊唁的人讲话。后来，人们常说他的悼词有多么动人，但祖尔加拉一个字都记不起来。她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因此感到悲伤。

翌日，她坐在宽敞的大厅里，坐在原本属于母亲的位置上。各个部族的首领依次上前，向新任酋长献上敬意与礼物。唯独邪枝部族没有出现。他们带走了酋长的尸体与头

颅，消失在森林中。

祖尔加拉接过贺礼，递给弟弟。她为自己在埃基尔松神庙下说过的话向他道歉。他安静地接受了，脸上仍戴着那副没有表情面具。那天晚上，没有庆典，也没有宴席，只有失去亲人的空洞哀伤。

会议终于结束，祖尔加拉得以回到自己的房间——酋长的房间。在葬礼和会议的忙乱当中，她只能勉强挤出更换衣服的时间。可此刻，在骚乱过后的安静里，她站在那里，看着曾属于母亲的服饰与自己的物品并排放在一起。

这不对。她不该在这里。这是她母亲的位置，这些是她母亲的东西！她没有资格在这里！她……

那天在竞技场，一副沉重的担子落在祖尔加拉的肩上。而随着葬礼的每一个步骤，它都变得更沉。在每一句称赞、每一句惋惜中，它继续加重。这一切都在无声地告诉她：母亲不在了，而这一切都是她的过错。仿佛一块又一块石头被系在她的脖子上，最终，她再也承受不住，倒了下去。

不知过了多久，祖尔加来到黑暗的房间。拉尔吉也来了，安静地陪伴着。最后，祖尔加拉挤出仅有的力气，请他们离开。

夜似乎没有尽头，直到敲门声响起。

祖尔加拉没有回应。

门还是被推开了。

金杜鲁走进房间，手中拿着一样东西。那是她母亲的战斧。

“现在是你的了。”神灵代言人低声说道，声音里百感交集。

“嗯。”

他将战斧放回架子上，那是扎拉玛生前放置武器的位置。

“这些事情不是你的过错，加拉。”金杜鲁开口说道。

她从喉咙深处发出一声低低的咆哮。她不想谈论这个。

神灵代言人肯定也察觉到了。他犹豫了一下，清了清嗓子，继续说道：“扎拉玛明知危险，却仍然去了，替你面对一切。每一位母亲都会这么做。”

泪水立刻从她眼中涌出，顺着尚未干透的泪痕滑落，勾勒出的纹路竟与几天前母亲在她脸上绘下的印记一模一样。

“你背负的太多了。”金杜鲁跪坐下来，轻轻用额头贴上她的额头，“她不会希望你承受这些。”

祖尔加拉抱住叔叔，放声大哭：“他们两个都不在了！”

“我知道。”她的身体剧烈起伏。他紧紧抱着她，没有松手。

她用拳头捶打他的肩膀和后背：“他们怎么能……怎么能把我扔下！”

“哭吧，加拉。”他的声音也哽咽了，呼吸颤抖，“哭出来吧。”

他一直抱着她，任由她哭喊、咒骂、挣扎。

直到她心中的风暴渐渐平息，金杜鲁才扶她站起身，最后抱了她一下。还有太多事情等待处理，邪枝部族的不满已经引起议论。

神灵代言人转身准备离开，祖尔加拉叫住了他。

“叔叔。”

“嗯？”

她看向埃基尔松的战斧。从竞技场回来后，它就被随意放在一旁。斧刃上凝着暗红色的血迹。那是科安吉的血。“把那东西拿走。我不想看到它。”

金杜鲁皱起眉头：“你确定？不如放到——”

“不行。”

他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你费了这么大力气，才得到埃基尔松的祝福，怎么能就这样舍弃？”

“祝福？”祖尔加拉听见自己笑了，笑声中却毫无笑意，“那是诅咒。我不想让它留在我身边。”

“可神灵——”

“我在神庙向埃基尔松祈祷了！”怒火冲上她的喉咙，撞击着牙齿，“结果呢？神灵为我做了什么，嗯？让我眼睁睁看着母亲死去，就是没来得及救她。神灵没有保佑我，没有保佑我们。是母亲在保佑我。作为酋长，我要使用她的战斧！”愤怒让她颤抖，但她的声音却异常平稳，“把、它、拿、走。”

金杜鲁深深鞠了一躬：

“遵命，酋长。”